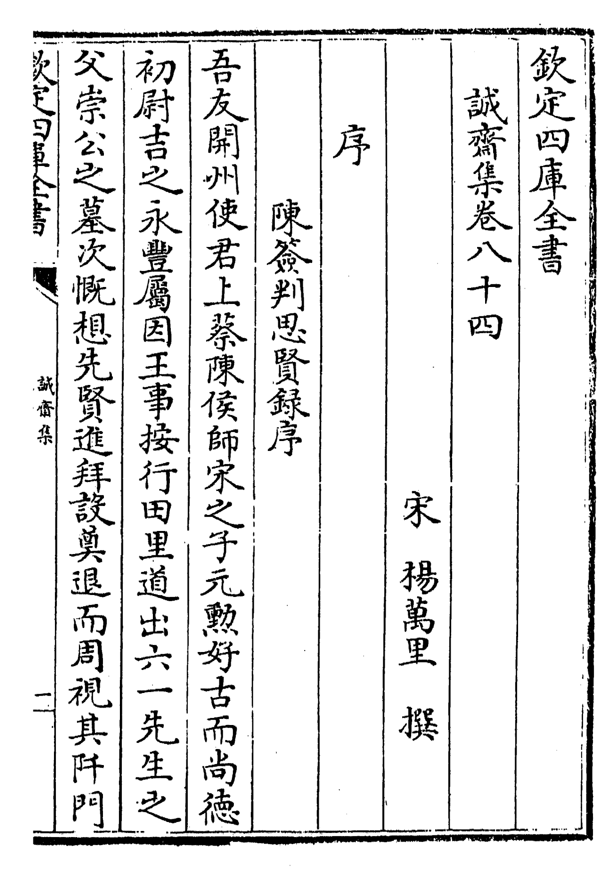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八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序

陳簽判思賢録序

吾友開州使君上蔡陳侯師宋之子元勲好古而尚德初尉吉之永豐屬因王事按行田里道出六一先生之父崇公之墓次慨想先賢進拜設奠退而周視其阡門

牆壞隤憫而葺之謝公尚書嘉之為記其役元勲於是作思賢録之書既又為舂陵從事繼崇公所居之官宅崇公所宅之館又作堂繪其像而祠焉於是又作思賢續録之書秩滿來歸宜春以二書寄予曰元勲官二郡皆故有崇公之遺蹟尊其德懐其人竊有慕用之志焉二書所以見元勲之志也願從先生乞一言以發揚元勲之志予復之曰善如子之志也善如子之志也抑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不云乎見賢思齊焉

夫景行而不行則如勿景見賢而不思齊則如勿見子其懋之嘉泰元年四月初吉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

送侯子雲序

古者醫不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積不神也宜春侯氏以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於世昭駐伯又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睨之莫敢措手或莫能名其為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愈故三十年間名震於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又幸而其子子雲盡

得其枕中肘後至精至神之傳世昭未死也然吾猶有贈焉子雲勉乎哉吾願子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眩乎疾者之貴賤也勿貳乎招者之貧富也勿芥乎酬者之豐約也顧吾之技盡不盡耳吾技吾盡而療不功有之乎無也顧吾之療功不功耳吾療吾功而名不彰有之乎無也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説後數年有宜春之良醫名震於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必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嘉泰元年六月未望誠齋野客楊萬里

頤庵詩集序

夫詩何為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

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詰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絶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古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栁曰羌笛何須怨楊栁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叔向寄其父頤菴居士之詩藁命予為之叙放翁

陸務觀旣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弔影雲窻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窻外一聲婆餅焦又早行云鷄犬未鳴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使晩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

嘉泰元年六月戊戌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濊溪居士文集後序

鄉先生澈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諱道原其字也方其壯也以文明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具最三郡及其老也終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為達矣或曰以道原之賢且文而老於州縣不宏其施卒以廢錮不究其蘊非董子所賦仕不遇者歟予曰不然君子之仕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賢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乎遇者伊吕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顔冉是也駁乎遇不遇之間者孟

子是也若道原者豈粹乎不遇者也其亦駁乎遇不遇之間者耶然道原之不遇者加少未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遇哉且夫三百有九人之籍奚病也病不籍耳後之人慕用其選蓋有欲與焉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謂之仙籍而道原以上書北闕而得之非遇乎昔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而子雲不與彼仲元鄭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錢不求一字而子雲與之二子之事後世無傳焉而其名至

令與日月爭光者以子雲也東坡非吾宗之子雲乎彭賀州之啓其亦有求而不與者乎道原不求而與之非遇乎抑又聞之雖有南威之容匪蹇修不姸雖有太冲之賦非士安不傳道原之文與詩質而珍槁而滋寥乎朱絃之音泊乎玄酒之味今猶昔也昔無傳而今有傳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國周公序之之故耶前之稱惟其賢後之稱惟其文曰賢曰文乃玉乃金誰敢改諸者非遇乎道原奚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孫汝翼夢𦙍攜潄

溪文集以示予敬書其後嘉泰元年六月庚子通議大
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
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
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
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
能工之也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為天地為鑪再變而

為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為四夷來王再變而為為政以德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吾倩陳履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壯麗而不浮駸乎晚唐之味益以詩人之情性而寓之舉子之刀尺者歟至信符之一題獨非古題而詩句亦不為題所掣可謂難矣益一嘗試為我賦為政以德之題乎惟蟻封乃見子王子之馭嘉泰辛酉九月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應齋雜著序

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電燿廷集孔鸞陛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蹇然喟曰堯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子神孫枝葉扶疎俊乂無寡獨無一武誕寘左右是謂靈囿無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即詔邇臣各舉屬籍之良者

二人居亡幾何舒戲奮堪閭平政駿茹拔鷺振大者台斗小猶郎吏而應齋居士趙无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美西山之雲遠追徐孺近訪山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无咎者君子至今恨之或曰具諸无咎之才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薦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無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然无咎可

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无咎為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為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无咎既沒其子汝驀來為太和宰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无咎詩文一編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為追琢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竅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於我嗚呼无咎生無過也沒而

詩文可傳未為無遇也元明可以無憾矣諱善括嘗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撥煩決疑所至名跡焯焯云嘉泰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曾无媿南北遷籌後序

蘭溪曾无媿閉門下帷三十年鑽敗素琱後語對占義以應明有司之求亦既嘗有司薦之詣太常矣無遇而歸人皆知其為進士也予曰是淺之為知曾子者也所謂知我如此不幾於罵者歟或曰何如斯可謂知曾子

矣曰吾嘗見其南北逷籌之書矣其於秦漢三國二晉宋齊梁陳魏周隋氏之史若木蠹蟻不穴不止若燭炳幽不覿不休其君臣之良若𥨍也其地利之堅若瑕也其國勢之競若羸也其兵制之銛若鈍也如身詣其國目眡其時手執其事而心晝其策無俟於胥詬而逆折其枉直無逢於相角而前料其捷北也為人謀國者可不置此書一通於座右乎異時孝宗皇帝英武於鑠慨然有叱闢四方混一兩儀之志仄席奇傑寤寐策謀使見

此書當拊髀而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又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然則曾子之為名士進士而已也

江西續泒二曾居士詩集序

古之君子道充乎其中必施乎其外故用於時者施也傳於後者亦施也然用於時或不傳於後傳於後或不用於時二者皆難并也是有幸有不幸焉生而用沒而傳幸之幸也生而用沒而不傳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

没而傳不幸之幸也至有生既不用於時没又不傳於
後豈非不幸之不幸也歟南豐先生之族子有二詩人
焉曰臨漢居士伯容者南豐從兄弟曰子山名阜之子
也曰懷峴居士顯道者伯容之子也子山嘗位於朝出
漕湖南後家於襄陽遂為襄陽人伯容一世豪俊而能
文其詩源委山谷先生然以不肯伈俔於世有官而終
身不就列顯道得其父之句法亦以氣節高雅嘗宰祁
陽小不可其意即棄去隱於衡之常寧者三十年此君

子之一不幸也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與韻見於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皆無能傳之者此又君子之一不幸也兹非所謂生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不幸之不幸者歟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使雷公朝宗書寄予以二曾詩集二編屬予序之欣然盥手披讀三過

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瀉灂

澒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

宫庭藎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歟昔人之詩有詩傳而

人逸者矣二南是也有人傳而詩逸者矣祈招是也有

人與詩俱傳者矣載馳是也然祭公謀父之作雖逸於

三百篇之外而式金式玉之句猶略見於檮杌之史者

以子革之誦也二曾之詩昔無傳而今有傳不以朝宗

能誦之歟不曰二曾不幸之幸歟不曰後學大幸之幸

歟因命之曰江西續派而書其右以補吕居仁之遺云伯容名絃顯道名思朝宗之於顯道如李漢之於退之故二居士之詩朝宗得之於德曜德曜得之於懷峴峴得之於臨漢嘉泰癸亥四月丙辰通議大夫寳文閣待制致仕廬陵楊萬里序

三近齋餘録序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宫講讀一日入講尚蚤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御覽書策有孟浩然賈島

詩集二人相視而嘆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後矣然二子之可弔又未若當時之可弔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弔乎或曰二子亦過焉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歟嗟乎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於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爲可貴彼其不求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求知豈終無知我者乎今日几案之上是已特知之者

有遠近有遲速耳不見知於近必見知於遠病不遠耳遠非所病也惟愈遠則愈貴耳遲速足較哉故曰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顯也三槐王文正公五世之孫有詩人文士焉曰正夫清峻簡遠有二子之風偉矣不幸又中二子之病牢不可破坐是落落是可歎也正夫自幼有官然其於世未汲汲也顧獨有汲汲者不於仕而於學閉荆扉呻槁簡不窺市朝者十餘年其學以忠孝為根榦以詩騷為菁華以議論為穎栗觀其詞探其中

可以知其為忠孝人也然其人深自韜匿也襲其芳弗
之肯颭衷其寶弗之肯曜雖至切至篤彼一處顯則絶
不與通庭無我一武几無我一字他日其人退而歸正
夫與之好如初也親者如此況疎者乎晚乃被薦召為
中都官滿歲應遷貧不能俟求郡丞以去後得郡期年
又請祠以去亡幾何而沒後二十六年其詩文乃出士
大夫爭傳之而正夫不及見也傳與不傳見與不見正
夫何憾焉予得為正夫悲且歎也如落木森猶力寒山

淡欲無如地逈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如凉風回遠笛暝色帶歸舟如塵心依水淨歸鬢與山青不減晩唐諸子又如隳蓝畫教輸燕子嫩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千里鶯花想故園如身閑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如秋生列岫雲尤薄泉潄懸崖路更慳置之江西社中何辨焉幽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意不在蘭也至於騷詞如釣臺沐髮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遊天問之海顗頽幽通思玄之囿矣至於上前論事之

文皆卓然近用又簋飱豆肉之可以求飽也筍裳簏纊之可以禦冬也使其遇合其功用可量哉紀之甗鄭之瓚櫝而不雠瘞而不啓久則光怪四出貫日虹月有不可揜者惟其不求知是以不可揜也歟其子高安使君淹詮次其詩文凡四百八十餘篇正夫自題曰三近齋餘録者作書寄示予求序其首予不得辭正夫諱從其官簿嘗歷弋陽主簿福州司理叅軍知麗水縣幹辦諸糧料院倅臨安添倅天台知信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沖佑觀年六十終官朝散郎嘉泰三年七月四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廬陵楊萬里序

杉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絶絃視

漢之遷固鄉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
更羣小崇姦紐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
一厄也惟我盧陵有瀘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作
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
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
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續
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為貴嗟乎若
兩先生當妖禽羣啾而發紫鸞之鳴抑揚騷歌而奏清

廟之瑟鵕冠毳服之競麗而覩黄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勲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説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説也今兩先生逺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杉溪先生拔新領異之詩登峰造極之文

既擕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於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黃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戹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戹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腐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戹耳戹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

道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為之動也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杉溪諱才卲字美中瀘溪諱廷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杉溪再中宏詞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贈顯謨閣學士瀘溪為國子監簿官直敷文閣奉祠云年月日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楊萬里序

周易宏綱序

古有其事世無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為之說天下其信之乎曰愕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既有一人焉為之說矣又有一人焉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之乎曰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愕矣一人倡之矣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未嘗見也未嘗聞也亦未嘗和也復倡而為之說與夫前之倡者偶同焉天下其不信乎借令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矣非同焉之可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者曰

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愕焉曰嘻甚矣其好異也予亦疑之淳熙戊申予與亡友延之同寮因語及之延之大喜曰此古人未嘗言平生未嘗聞也予猶疑之今年二月吾鄉之士西昌劉文郁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之書亦曰八卦者古之字也予然後釋然不疑夫予之說從周未嘗聞也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無是事而吾

二人為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為之說亦不可乎君子之談經可不可之問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喜人之同乎已者亦私也予葢喜予之同乎從周也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榮其親首來謁予予始識之與之晤語愛其壯而敏竊自歎予之老且衰也今以老衰之

思乃偶同乎壯且敏者之說然則予之老且衰其尚可少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揆從周之心從周獨不喜哉雖然此易之小學之事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於易之道者也既以易學鳴上庠中文科矣初仕為雷之郡博士雷之士無遠邇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雷之士也嶺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不寧惟嶺之南士海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遂以其口講者綴而為此書其於天人事物之理

君臣父子之分仁義道德性命之藴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天下國家治亂之柢聖賢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至白以鈎夫至玄至弘以繄夫至纖其於學者之學易益涉鉅海之堅航陟泰山之修梯歟雖然其徃梯航也其至非梯航也嘉泰甲子七月庚午誠齋野容楊萬里序

遮鐘小序

劉敏叔得一古琴攜來示余是夕霜月入簾寒欲墮指

為予作流水高山中之以易水終之以醉翁咏其聲清激若出金石聽者聳毛骸骨予命之曰遞鐘云年月日

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

易外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

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絶之簡於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纎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重是書也其藴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

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令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嘆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

已作而未出歟令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葢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畧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廬陵楊萬里後序

北磵集序

北磵先生鄭公和仲紹興丙子為章貢觀察推官予時

為戶曹掾以鄉鄰故相得驩甚每見必論詩未嘗不移日也公之詩祖山谷記其誦所作如久霖云勸雷且卧鼓如讀人詩卷云聲名藹作紫蘭馥詩句清於黄菊秋若置之江西社不知温似越石乎越石似温乎今其外孫曾叔遇盡得公之詩文若干卷將刻板以傳於學者豈惟學者之幸抑亦予之幸慶元庚申六月二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書

誠齋集卷八十四

誠齋集卷八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心學論

六經論

易論

論曰聖人之教不離於言而未始不離於言不離於言者言也未始不離於言者非言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

且得而離於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於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詣天下何從而詣其詣哉詣其詣則不因其因矣雖然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於言不離於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不廢則恃此之情恃彼之愚是故不得不離於言離於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廢言見人之迷於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塗

而謂之家者也莫措其塗天下自此絶措塗為家天下自此愚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聖人憂焉欲廢言也而天下之人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恃言也則天下將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

死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為聖人之言盡於此也天下以吾言為盡故捐其思捐其思故死其見死其見故貌信乎吾言而心無得於吾言道非得於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者心之翳也曉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為聖人之意聖人自不能盡於言聖人之言聖人自不能盡於書也嗟乎聖人天地也今曰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

物而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笑其妄者乎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為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則曷為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忽也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為江海夫豈若是澗溪者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茫也黝乎其幽也

是故求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聖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焉在其後有象矣辭焉在最後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於易則近於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悅悅則研研則詣故聖人之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詣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盡而求

吾之盡則道也者聖人得而秘也耶夢飲酒者覺而言之於童子曰奚而醒也彼以為真飲也不悟其夢也或者曰聖人言不能盡意也其見與童子異不異也謹論

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瀆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瀆與棄瀆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

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惟經首於易而後道不瀆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畨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又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瀆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聖賢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跡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

作也則有易已多矣否則以不疎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斧斤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匠石聖人

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
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
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
可以方求則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
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契其方遺
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方焉有體焉如是而君
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
處進退嚴乎洒埽之末以達乎精義之神動容周旋之

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晝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内使天下置其身於道之内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於今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裘以求燠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子之徒有問乎聃者

鴈行避影而後進而聃未輕告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耶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辟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聃是已謹論

樂論

論曰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靜而不得不動於動不得不動於動者執其機以觸其機也聖人欲天下之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執之則觸焉而無動也觸

焉而無動則能使天下之吾從者天下從聖人者也使天下之自從者不從聖人者也從聖人者非從聖人之至也不從聖人者從聖人之至也益從聖人則亦勉焉以從於人爾從於人未必得於已勉而往亦必靡而歸是故所從者雖聖人也人耶我耶至於不從聖人而自從者非其心欣然以啓也其何能決然以趨也欣然以啓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決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驅故夫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

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挽而進不噓而高不引而深者矣是故欣然之心者進道之機也歟聖人者得是機而執焉復執是機而觸焉惟其不觸天下也觸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於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其初易之無所倚聖人申之以禮之可踐宜亦可以少足矣雖然禮之道可以踐也而踐之者未必決然也豈非欣然者未動勉焉獨行歟人之情安於佚而禮勞之以恭人之情速於

得而禮緩之以遂渴也而百拜乃得飲飢也而日昃未得食夫雍容文雅之化固天下之所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乃天下亦有所不能盡安者耶夫使天下之情有所不盡安者則聖人之道其行豈得而遠也道行於暫而不行於遠是未得天下欣然之機也得其欣然之機而道可以遠矣且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兵家者率天下之人以趨其所畏而捐其所至愛也此亦有所甚難者矣令發而士之坐者泣沾

襟卧者涕交頤此宜有所甚不樂者矣然鼓鼙之聲鏜然以鳴則三軍之士躍然以奮悲者喜惰者激至於殺身而不自還則有以動其欣然之故也故夫得天下之機而執之者可以動之而趨於不死也聖人之道非如兵家使天下趨於死之危也趨於道者趨於安也聖人者執其機而觸之則天下之趨也孰禦今夫金石絲竹八物之善鳴此其於吾道何與焉而聖人之經繼禮以樂者何也人有幽憂而不樂者散之以嘯歌有所欝結

而不平者銷之以管絃聲之入人心易也然則天下欣然之機不寓於八物之質而寓於八物之聲也聖人得其機之所寓而執之以觸天下之機是故取仁義道德之意而颺之於恬愉平淡之樂使聽之者心悅悅之者心愉必有渙然而悟犁然而契者矣樂之功用至此而天下不知也惟其不知乃其真知也歟善乎孟子之言道也樂之實樂仁義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夫聖人之樂至於

使人手舞足蹈於仁義之中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不示其機者也孟子者不秘其機者也謹論

書論

論曰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檢也樂者道之安也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檢之以禮則肆者約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於吾道足而約約而豫聖人於此畢矣乎曰未也道之聲固不親於道之形也且夫

道未始有聲也而有形也耶道無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啟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覿啟天下之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覿者非聲也形也形信而後聲信道果無形耶道猶天也天果無形耶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於虛而颯然霆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於萬物也使無蒼蒼者以麗焉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

形信而後聲信雖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己之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易禮樂者離婁之所以喻衆人者也衆則何敢疑乎離婁而亦宜信乎離婁也耶何則以己之目傳之天下之耳也然則聖人何以信天下之觀蓋天下之無形莫若鬼神若也而聖人能使鬼神之有形况於道乎祭之有尸所以形鬼神之無形也道獨無尸耶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者其道之尸也歟聖人之作經是以有書焉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夫易禮樂之聲也昔者易禮樂之作也聖人曰此為易此為禮為樂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行也知而行則聖則賢則君子否則愚則鄙則小人知而行則治則安則存否則亂則危則滅天下則從聖人矣雖然知而行者誰歟向之而成者誰歟背之而敗者又誰歟天下不見其事則曰此聖人之私言也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言曰古之人

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有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曰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其成就何如也反是則桀也紂也四凶也而已矣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傚慕心一生則信道而必行傚心一生則不疑道而無不行嗚呼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無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禮樂豈其欺不知書之已行者無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易禮

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於書備之矣謹論

詩論

論曰天下之不善聖人視之甚徐而甚迫甚徐而甚迫者導其善者以之於道矯其不善者以復於道也宜徐而迫天下之善始惑宜迫而徐天下之不善始逋蓋逋因於莫之矯而惑起於莫之導善而莫之導是謂窒善不善而莫之矯是謂開不善聖人反是徐其所不宜迫而迫其所不宜徐經之自易而書非不備也然皆所以

徐天下者也啟其扃聽其入坦其軌縱其馳入也馳也否也聖人油然不責之也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則不善亦可導乎聖人於是變而為迫非樂於迫也欲不變而不得也迫之者矯之也是故有詩焉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寛嗟乎孰知禮之嚴為嚴之寛詩之寛為寛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約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之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於媿媿生於衆

媿非議則安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於是舉衆以議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寛乎聳乎其必譏而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惡於盜而慄於童子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怍也而東隣之童旁覩而適見之則怍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者則怍焉病焉不惟見焉不惟告也見者與不見者

朋譏而羣哂焉則不惟大作也不惟大病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作於奪而作於見故曰嬌生於媿夫曷不啼於未譏未哂之先而歸其奪於譏與哂之後故曰媿生於議議生於衆夫奪人者汙也奪而歸之者潔也其汙也可擯其潔也可進奪於先而歸於後汙初而潔終君子將不怨其初乎將揜其終乎則譏爲礜根哂爲德源矣故曰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詩人之言至發其君宫闈不修之隱慝而亦不捨匹夫匹婦復闗

溱洧之過歌詠文武之遺風餘澤而嘆息東周列國之亂衰窮蹙而憎貪讒深陳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則議之者寡邪夫人之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後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令夫人之一身暄則倦凜則力十日之暄可無一日之凜耶易禮樂與書暄也詩凜也人之情不喜於暄而悲於凜者誰也不知夫天之作

其倦强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於易禮樂詩書喜其四媿其一孰知聖人以至媿媿之者乃所以至喜喜之也

謹論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必不肯者身焉則僇也家焉則戾天下焉則敗矣聖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耶聖人之心非不欲喜怒之不作湛乎其止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行之家乎弟僕妾之

善猶不善不善猶善也則其家而戾也而猶可行之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於經繫焉制焉作焉定焉刪焉勤矣哉而志獨在於春秋蓋老而不疲不就則不暝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為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人也而不知政於天也彼

見夫子之不政政於令也而不知其政政於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恕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蕑而或國之夫子之賞政下猶不捐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匹夫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脫於罰也而奚以賞罰人為是不然夫子之身則

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王則警與譴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則訓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天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與譴訓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兹又曰吾不復夢見則文王周公以是柄而與夫子知之

矣至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知隱則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曷為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儀封人者孰告之孰發之耶莫之告而告莫之發而發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則天與文王周公其與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而緩其急辭其與獨不得罪於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無賞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無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

職以佐天子之賞罰也然則夫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政也而夫子何過焉且經曷嘗曰此丘之為哉書元書春者天之臨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臨也天不得臨周周不得臨諸侯魯不得臨國乎得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以情也夫子之思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人之於天下後世教詳而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出夫子之教者入夫子之政者也入其賞政猶未遠

於其教也入其罰政猶得入其教哉入有三而學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學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幾矣謹論

誠齋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八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心學論

聖徒論

顔子論上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

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益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强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樂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

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葢有隔而不得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吾以為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為山之端即天也至

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閭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顔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牆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顔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儆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顔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顔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

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盡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顔子以其憂者

也何也顔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儆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閒顔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安宅也人有聞宅之安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至矣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盍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顔子顔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曰一摇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

哀耶是則顔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顔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謹論

顔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道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距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煑石以求其為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

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人傳於不相受者耶葢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絜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瞆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

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為絕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絶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

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氷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氷而怯乎木哉氷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與回其日之與氷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顔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子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

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旣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言而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有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安於韶頀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

道也聽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

顏子論下

論曰顏子勇者歟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知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勇者愚

不知而已顏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歟曰非也顏子知之極也勇足為顏子道哉今夫火樂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樂勃然發於一熒之初而欣然進於不可禦之勢此其勇非不俊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勇久而習終則頹墮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怠也使顏子之於不善勇於去其一怠於罷其二則勇不如怯勇足為顏子道哉是故

勇於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勇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顔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顔子何以能安於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鴆之能殺人也明矣而遇鴆以死者夷然飲之而不悟非喜於鴆也非喜則曷為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以異於水之可飲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鴆之不可飲然人之於不善明憎之明踐之何也豈非天下之不善或有似於善者耶不善之似善如鴆之似於水者

似而不知不知而不疑則夷然飲之而死爾甚矣君子之學急於致其知也知不善如知鴆則終身而不行其不行非有所勉而能亦非有所思而喻思而後喻則夫不喻者必出夫思之所不及勉而後能則夫不能者必乘夫勉之所不繼顔子之不為不善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夫使天下之不善雖至乎吾前而不

能欺而不能留且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苟極其致矣物奚遁焉故曰顔子之知知之極矣知而不極猶未免不善之欺飛蟲之觸牖而求出也其身去牖之外無毫髪之間爾毫髪而有所隔則終日求達而不得達知而不極雖其不知者毫髪也而於聖賢之真知則千萬里之絶顔子之知極矣豈有毫髪之隔哉有毫髪之隔猶足以爲顔子病無毫髪之隔斯足以爲顔子賀夫子曰顔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顔子之無毫髮之隔也歟謹論

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易言也真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傳之學者求其說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

若參也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孰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葢言語者道之級

而級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
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曰非道之賊也
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能能者事之資
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
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為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亦何用
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入於道者大
妄也道則有可以入道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門
人卑則其為道之資者以其卑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

謂為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為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為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營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為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

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明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為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為錐刀之敏而以為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為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為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

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必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遂謂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謹論

曾子論中

論曰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覩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覩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

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不可也謂之不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為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為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其有夫道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為我之有以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也且夫身與道為二者豈身非

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為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及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内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於天下

極於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櫝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匄於其隣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則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

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謹論

曾子論下

論曰無聖人之天而求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

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顔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乎子曰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

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然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强而有辯也身易强而有勇也資難强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

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强而趨焉不十步而絶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烏獲可學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焉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况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弘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邇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

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謹論

誠齋集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七至八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之未發謂之中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況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於槁木死灰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異學也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以措手之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

誠齋集卷八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心學論

聖徒論

子思論上

論曰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邈然如天淵然如淵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子思曰喜怒哀樂

哀樂未發之妙則固有在於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葢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帯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而止耳則此言無乃鄰於不帶而此道無乃墮於
無用耶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
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敎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也
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
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而學者不詳之也
象犀珠玉絶域之産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致
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也不邇也則未有
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致中則中至然

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處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之也心知之也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而不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懼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内不既其養外不既其實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妄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

是閉蠅蚋千百於一室而求其靜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内有養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靜者動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養養而閑則一妄起一察動一肆動一儆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儆與肆隨則儆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時此心瑩然貞而法矣未發而貞發而非貞未

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妄去肆而一之於貞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所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肝之過也肝得其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耶其有以養其中也耶謹論

子思論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

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後之者愈深求之力後之深而聖人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二人必擠夫一人者二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游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愠後有忌愠與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為功也為道也或者不察以為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

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强弱怪奇為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葢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説於是荀楊韓三子者各出一説以與孟子競説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豈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智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

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暂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發其微不忍自私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為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

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性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焉用率且性既惡則

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氷之寒而濕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氷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燠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為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天地

者在焉性爲善耶惡耶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説信孟子之説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爲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謹論

子思論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乎妙非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惟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逐於見而不反葢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為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行亦觀天不知逢荆棘蹈蹊壑也躓而傷焉豈天使之躓而傷哉傷生於喜喜生於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

者其初患於無見也而盡銳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於不見何也不見則羨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於高邇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易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為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為深極孤絕以為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之學以

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疎乎古之君子益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愽論辨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吾見之為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戶論辨一口孰為高孰為下孰為遠孰為近孰為大孰為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

不明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知之過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知者之罪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乎學至於

此其斯以為子思中庸之學也歟好游者以為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為糧以求博觀於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見而不反葢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謹論

孟子論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葢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

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焉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仁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

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葢至於此妙乎然則曷謂惻隱曰是不可言也孟子之言及於惻隱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閔

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痒者則謂之不仁葢方其不知痛痒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髪則百體為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一髪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

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興彰而擴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

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為仁也市門之僧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金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盍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謹論

孟子論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於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

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不奪自非聖人誰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天地之儀其氣之至其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末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葢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

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萬物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也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為悅也孟子不云乎由射

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悅於至乎悅於中乎射而不悅於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皆后羿是以中為悅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

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離於清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為加乎聖則昌為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止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

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冦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爾使遇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

子之不遇孟子也謹論

孟子論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

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既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為汲汲於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用之故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為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闗焉而有怍焉無闗則何所加有怍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知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之破富貴之鉅力也

歟葢簞食豆羮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受無用者也何則簞食豆羮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於死耶未至於死則曷爲受之曰爲宫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求也且夫疏食曲肱聖人樂之啜菽飲水聖人以爲孝也顔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爲悅也今夫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爲宫室妻妾

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為誰計耶乞人能不愛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愛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逭乎萬世之誅豈必明者而後見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令為妻妾知識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心也士君子之心心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而失之也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膏肓孟子其

痛箴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為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為也必窮其為之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學之不絶誰之力哉謹論

韓子論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於聖人者歟若曰道與德為虛位

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非以虚爲德非虚而曰虚位者道德之實非虚也而道德之位則虚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則虚與實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虚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虚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

民之初益有所甚不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别羣焉而無聽爭焉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棄愧之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體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則賢至則聖熟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為是足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也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遂遺聖人之憂益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於

是道德之名果非能去道德之實也天下玩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翫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葢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翫翫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翫以為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為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日用而求

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虚之可乘也人有居巨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為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説者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其室既虚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徳者天下之巨室也非如曠野之空虚也而其位則虚久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虚耶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徳云者

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隣之從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畊之他日其鄰者歸焉則為匹夫細民者將遜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為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者也謹論

韓子論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既去

之足慮異端之不去盖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焉者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敗而降也有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盡殺者矣不受其降而不寛其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寛其殺不可也蓋聚姦宄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

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為高者則妄意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則之焉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誣者則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劬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之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焉者之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焉者之

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畏焉何也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闕其入而開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旦則生夕則死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弔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爲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

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而為盜決而為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之又思所以處之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

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也葢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謹論

誠齋集卷八十七